

虛無的“上海夢”，蒼白的“臺北人”
——淺析白先勇小說《永遠的尹雪豔》

臺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《臺北人》中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形象，這些從大陸去到臺北的“流民”以及他們的後代，在人生的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歡離合。而當中最具神秘色彩、歷來為評論家所議論之人物，當屬歡場女子尹雪豔。小說《永遠的尹雪豔》為《臺北人》的首篇，白先勇在該篇小說中所用色調不多，但卻鮮明地勾勒出尹雪豔其人其性。故本文試從白先勇在《永遠的尹雪豔》中運用的色彩意象入手，借助分析尹雪豔之人物形象，以探討小說《臺北人》之意涵。

一、聖潔與祭奠之“白”

對於尹雪豔的形象塑造，白先勇最多使用的是白色，其次便是與白色相近的月白、妃色、肉色、銀白等。如尹雪豔初登場時，在臺北“依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”[1]4；一個夏天都“渾身銀白，淨扮得不得了”[1]4；盛宴華筵時有壓場的本領：貴婦名媛們的皮草五顏六色，唯其“披著她那件翻領束腰的銀狐大氅”[1]5閃進來時，全場的人就“情不自禁的向她迎過來”[1]5。觀其外貌裝扮已覺其如霜勝雪，無怪以“雪”為名。而白色又多與通透、純淨、聖潔之意掛鉤。作者更是通過白色調強調尹雪豔的“神聖性”：在換上輕裝周旋於牌桌之時，她“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”[1]10；送別徐壯圖時，又著“一身白色的衣衫……像一尊觀世音”[1]13；人堆裏的她更是“像個冰雪化成的精靈”[1]5，冷豔又神秘。“女祭司”“觀世音”“精靈”之譬喻，與聖潔之“白”密不可分。尹雪豔本身已自帶神秘色彩，她“總也不老”，不正仿佛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的、不受時空之限的神祇嗎？觀其言行舉動及周圍人的反應，似乎又使她帶了幾許“神性”：她的吳儂軟語可以讓經歷過繁華興盛、如今卻衰敗在臺北的“大人物們”重獲新生；雖然貴婦太太們私下裏輕視尹雪豔，“左不過是個貨腰娘”[1]7，卻也不由自主地圍繞在她身側，尋求心靈之慰藉。尹雪豔又堪稱有求必應：客人在牌桌上廝殺，都想討得她的口彩來恢復信心，她的話就仿佛“神諭一般令人敬畏”。哪怕與尹雪豔交往過密的男人下場慘烈，豈不也能視作其神威赫赫，凜然不可侵犯呢？

然而若真要以神之名來代稱尹雪豔，或許“死神”更為妥當。在上海時尹雪豔就“盛名在外”：追求她的棉紗財閥家的少老闆王貴生，下獄槍斃；為了尹雪豔拋妻棄女、上海金融界的洪處長，丟冠破產；就連年富力壯、精明強幹的水泥公司經理徐壯圖，也迷失於尹雪豔的魅力之中，打罵妻女、喝罵工人，變得暴躁易怒，最後慘死於當胸而出的扁鑽之下。對於徐壯圖出殯時的場景，作者依舊使用了白

色調：靈堂“花園喪幛白簇簇的一直排到殯儀館的門口來”[1]16，尹雪豔就在此時“一身素白打扮，臉上未施脂粉”[1]16 的登場了。仍舊著白的她闖入這白茫茫一片的靈堂，仿佛也帶來了幽暗不祥的氣息。此刻的白色蘊含了死亡與祭奠之意味，與之前的“神聖”截然不同，給人以一種刺骨的霜寒。無怪乎僅只是凝神斂容地鄭重鞠躬，尹雪豔也嚇得周圍的人呆若木雞，徐太太甚至在她步出靈堂後昏厥過去——面對“死神”，有多少人能淡定自若呢？尹雪豔的淺笑之下是浸入骨髓的淡漠，無論是對發生在尹公館裏還是發生在她身上的“廝殺”爭鬥，總“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”[1]10，卻無動於衷——廟宇中的神祇，不也是高居於神座之上，俯看眾生的嗎？她還有放大眾人內心欲望的魔力——梅菲斯特尚且需要智計百出，方可攝取浮士德之靈魂；可尹雪豔光是站在那裏，就能拘得無數的“五陵年少”爭先恐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儘管她所到之處、所涉之人，輕則破產寥落重則身死消亡，但尹雪豔仍是那副笑吟吟的樣子——徐壯圖悼亡會的當晚，尹公館照樣歌舞昇平、牌聲喧鬧。也是，“死神”又怎會對她鐮刀下的性命施捨半分關注呢？

因此，白色調對於尹雪豔而言，既彰顯其有別常人的“神聖”屬性，又為她增添了一股幽冥般的冷意。無論世事如何變遷流轉，一身素白的尹雪豔就只一徑淺笑著待客，尹公館就仿佛她的廟宇、神殿。無數“過了時”的經理、太太們來此“祝禱”“朝拜”，以期在尹雪豔營造的理想幻境中，恢復昔日的榮光與輝煌，殊不知一腳踏入了欲望的漩渦後，離死亡的結局也不遠了。

二、豔麗與血腥之“紅”

儘管在此文中白先勇喜用白色調勾勒主要人物及場景，但也會根據情節需要，用豔麗的色彩來暗示小說人物之命運走向。徐壯圖第一次進入尹公館是在吳經理的六十大壽上，那天的尹雪豔“穿著一襲月白短袖的織錦旗袍”[1]11，“腳上也是月白緞子的軟底繡花鞋”[1]11，卻“破例的在右鬢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紅的鬱金香”[1]11。與徐壯圖說話時，“發上那朵血紅的鬱金香顫巍巍的抖動著”[1]12。紅花雪膚，美人如斯，卻也仿佛帶上了幾許血腥氣味。連席後尹雪豔為徐壯圖捧上的冰凍杏仁豆腐，其上卻是“放著兩顆鮮紅的櫻桃”[1]12。若以“死神”之身份來看尹雪豔，那這碗她親手捧上的冰凍杏仁豆腐，紅白相映，色彩鮮明，襯得白的愈白、紅的愈紅，卻讓“死亡”與“流血”的意味更為濃重。冰凍的白色與鮮豔的紅色積累碰撞，仿佛暗示了徐壯圖日後喪命的淒慘下場，無怪有研究者稱“這一道甜品就是尹雪豔為徐壯圖下的死亡通知書”[2]。歐陽子女士稱作者“選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聯想到兇殺利器的字眼：如‘簪上一朵……血紅的鬱金香’，‘耳朵上卻吊著一對寸把長的銀墜子’，‘案上全換上才鉸下的晚香玉’”[3]。“兇器”的殺意只在軟玉溫香中若隱若現，但刺目的紅色卻讓流血的隱喻來得明目張。徐壯圖死於貫胸而出的扁鑽之下，血流如注，不正與之前所提之血紅前後照應？或許從他

踏進尹公館、被尹雪豔攝住心魂的那一刻起，流血而死的命運已經在向他招手了。

除此之外，白先勇亦用穠麗之色佈置場景，以調和白色的素雅淨淡。例如尹公館的佈置就可謂是華麗紛繁：“客廳的傢俱是一色桃花心紅木桌椅，幾張老式大靠背的沙發，塞滿了黑絲面子鴛鴦戲水的湘繡靠枕”[1]6，“客廳案頭的古玩花瓶，四時都供著鮮花”[1]6，“客廳裏的壽堂也佈置得喜氣洋洋。案上全換上才鉸下的晚香玉。”[1]11紅色的桌椅、黑絲面的靠枕，紅色是張揚的豔麗，黑色是高級的尊貴，殷紅與幽黑的相互配搭，於妖嬈華麗中透出股幽深的情調；而彩色的花朵與“沁人腦肺”的甜膩花香交織在一起時，又讓尹公館散發出誘惑的氣息。聯繫到尹雪豔其人其事，這股引誘無形中又變成了一種侵佔與掠奪。色彩繁麗紛呈的場景設置，與居於其中的、素白的尹雪豔相得益彰，富麗豔媚中唯見一處淡雅潔白，不得不說作者深諳色彩調和之道。有研究者稱置身於蕪雜色彩中的尹雪豔，“就如中國傳統國畫裏的留白一般”[4]，不僅讓場景散佈出和諧之美，又給小說人物及書外讀者以遐想之空間，讓人不禁想去探究尹雪豔身上之謎。

三、白與紅，死亡與虛無

無論淡妝或是濃抹，尹雪豔自有其迷人之處。從上海到臺北，她始終是眾人眾星拱月的對象。作者用了多種手段來刻畫尹雪豔之形象，與其相關之色調則蘊含了極強的隱喻色彩。總是一身素白的尹雪豔是“女祭司”“觀世音”，是“冰雪化成的精靈”——作者也刻意通過反復描摹及“使用”白色調，以突出她的“神聖”氣質。尹雪豔的確有如一個神祇——她在永遠掛著淺笑的外表下，始終用著淡漠的眼光注視在尹公館來來往來的舊雨新知，不動聲色地看他們或得意或淪落，並早已對一切故事的結局了然於心。白先勇在書中用了一大段精彩的描寫，生動地刻畫出尹雪豔旁觀的姿態：“尹雪豔站在一旁，叨著金嘴子的三個九，徐徐地噴著煙圈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吒風雲的、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，狂熱地互相廝殺、互相宰割。”[1]10但白色亦是祭奠之色，充滿欲望之人總爭先恐後地入她陷阱，最終自然是躲不過死神的召喚。於是“神聖”之白就變成了“死亡”之白。而作者在行文中間或提及的豔色，則更是為尹雪豔添注上一縷妖異——鬢邊那朵血紅的鬱金香，冰凍杏仁豆腐上紅豔豔的櫻桃，襯著她用來裝扮自己的、“鋒利”的銀墜子和簪子，再念及到王貴生、洪處長、徐壯圖的淒慘下場，血腥氣息撲面而來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尹雪豔究竟屬性為何？她究竟是神，還是魔？

其實關於尹雪豔的身份隱喻，白先勇早已在文中向讀者挑明：講著吳儂軟語的尹雪豔，“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，京滬繁華的佐證”[1]6。尹雪豔是舊式的裝扮，愛穿的是月白的刺繡旗袍；待客的尹公館，氣派不低於“上海霞飛路的排場”；連公館裏的食物，都是出自上海廚師之手的京滬小菜。尹雪豔維持

著上海的體面與繁華，在陰寒溽暑的臺北市，仍然可以在鴻翔綢緞莊打出七五折、在吳燕麗唱《孟麗君》時拿得到免費的前坐戲票。她的老朋友們就日日沉迷在尹公館這“世外桃源”中，當尹雪豔親切地喚出他們“十幾年前作廢的頭銜”時，還能在“心理上恢復了不少優越感”[1]9。“永遠的尹雪豔”就是一個符號，標誌著“大上海”亙古不變的魅力——流亡至臺北的這些經理、太太們，借助尹雪豔及她的尹公館，能回憶起過往的尊榮、舊日的繁華。所有流亡的“臺北人”都心甘情願地沉溺其中，不願醒來。

回顧作者的創作意圖。其實《臺北人》這部作品在創作伊始，便攜帶著白先勇的一種文化的“鄉愁”——在他的創作生涯中，他始終心繫中國傳統的及失去的文化。作者有著對舊日繁華的尊重與懷念，卻也清楚地認識到往者不可追，於是他立在渾身素白的尹雪豔身後，借她的口，居高臨下地用淡漠卻憐憫的口吻提醒著所有人：“……‘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’，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，受富貴呢？”[1]8 尹雪豔只是《臺北人》中的一個，然而作為首篇小說中即出場的關鍵人物，她的存在已隱隱揭示了這些“臺北人”的尷尬處境：“臺北人”即是“異鄉人”，從熟悉的上海流落到了陌生的臺北，異鄉人們既懷念著往日的繁華，卻被迫面對著衰敗的現實。在這座陌生的城市中。他們無法定義自己的身份，也找不到自己的歸屬。惟有在尹公館的舞臺上、在尹雪豔親手打造的“大上海”幻夢中，才能找回往昔的身份認同及遠去的身份優越感。異鄉人們被歷史洪流裹挾著前進，既心有不甘卻無可奈何。他們的時光仿佛就停留在了當初那片繁華勝景中，他們掙扎的方式就是沉溺在尹雪豔為他們編織的大陸舊夢中，不去面對臺北的嚴寒溽暑。而“永遠不老”的“萬年青”，就只是靜立於他們身側，笑吟吟地看著。

作者筆下這白色調的尹雪豔，是神聖，是死亡，更是空白與虛無。白色是所有色彩疊加在一起之後的統一體，尹雪豔之“白”，有著特殊的吸引力；然而白色更是純潔與虛無——“大上海”的繁華舊夢長存於記憶之中，堪稱“神聖不可侵犯”，但舊夢化為飛灰已是不爭的事實。最後只餘下尹雪豔白慘慘地獨立於天地之間，單薄、脆弱，雖永遠不老，卻也永遠虛無——沒有靈魂的尹雪豔，自然不會老去。她不也是正是這群渾渾噩噩的“臺北人”的縮影嗎？經歷過舊日幻夢，唯今只餘隻身空白。哪怕眾人瘋狂地沉浸在尹雪豔的魅力之中，到頭來卻仍舊是一場空。間或出現在字裏行間的、作為點綴的紅色調，則是為這空白虛無增添些宿命論的色彩罷了——沒有人能逃離凋敝的命運。哪怕再想挽留這一抹雪白，都只是無用功罷了。

參考文獻

[1]白先勇.白先勇文集第二卷：臺北人[M].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0.

[2]劉美，張娟.試論《臺北人》飲食隱喻對小說主題的映照與深化〔J〕.成都大學學報，2008，(11)：101-104.

[3]歐陽子.王謝堂前的燕子[M].臺北：爾雅出版社，1976.

[4]周聲.論《永遠的尹雪豔》中的食色隱喻與身份追憶[J].信陽師範學院學報：哲學社會科學版，2013,33(2):114-117.